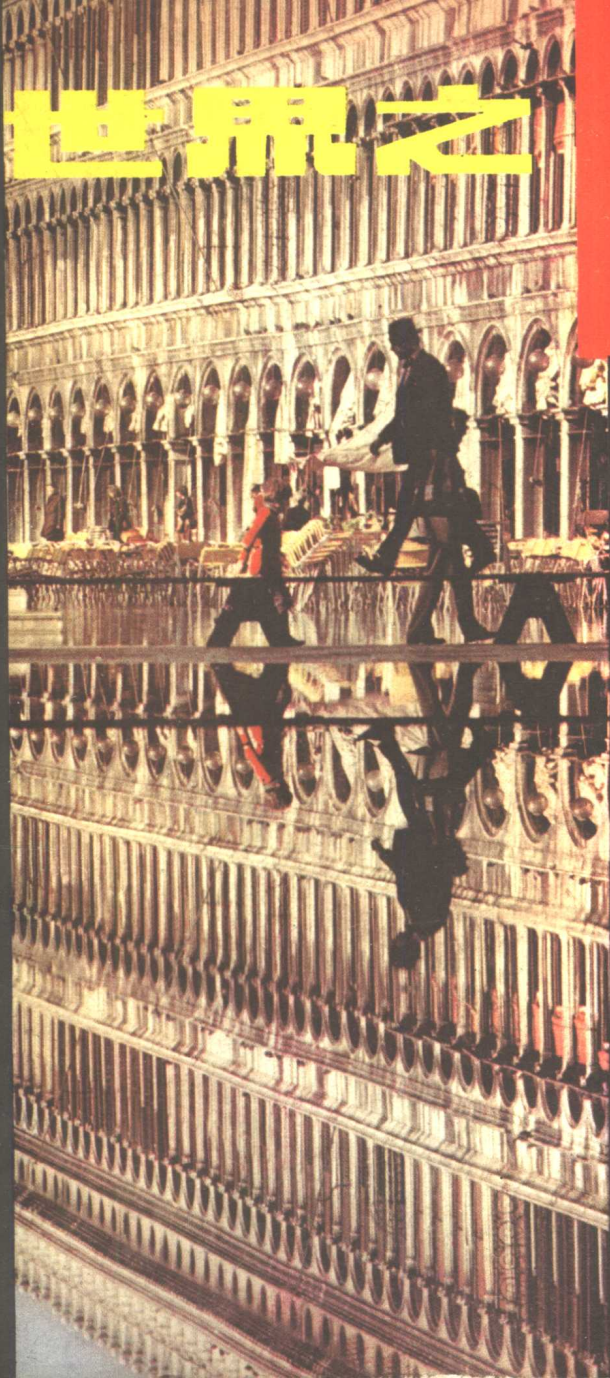


1982/6

世界之



- 冰花
- 英格丽·褒曼的故事
- 间谍世界
- 维生素热
- 从人行道看纽约
- 手套史话

封面 威尼斯街景：人在倒影上行走

人 物	冰花	(日)中田庆雄	1
传 记	麦肯罗：又喜又恨的冠军	(美)《新闻周刊》	13
	我的故事	(瑞典)英格丽·褒曼	20
	一个黑人医生的一生	(美)伦诺·德鲁	30

社 会	日本——噪音国家		34
	从人行道看纽约	(美)《国际先驱论坛报》	36
	世界之城——纽约	(美)《新闻周刊》	39
侧 影	美国式的梦	(美)《时代》周刊	41
	“家庭成员增多综合症”	(美)《展示》杂志	44
	假钞票	(西德)《明镜》周刊	48

情 报	间谍世界	(巴西)《拉美美洲每日邮报》	49
	对国王的窃听	(西班牙)《改革十六》杂志	55
间 谍	白宫窃听简史	(美)《华盛顿邮报》	58
	今日联邦调查局	(美)《华盛顿邮报》杂志	59
	开发秋明油田的背景	(日)《秘密战》	64

文 化	考试狂热	巴·兰奇	70
	读夜校取得学位	(美)《纽约时报》	72
教 育	璀璨的艺术之宫	(苏)《旅伴》杂志	73
艺 术	巨大的吸引力——集邮	(苏)《知识》杂志	77
	女王的鼻子	(西班牙)《ABC》周刊	79
	错邮趣闻	(苏)《知识就是力量》	80

国 外 书	虎口脱险	(英)马丁·吉尔伯特	82
-------	------	------------	----

一九八二年第六期

体 育 与 卫 生	维生素热	(美)《纽约时报杂志》	92
	康迪医生的风险	《读者文摘》加拿大版	95
	球星与经理人	(法)《今日情况》杂志	104
	女子足球世界冠军队	(西德)《斯卡拉》杂志	107
世 界 见 闻	新行业: 议员助手	(法)《世界报》	109
	总统夫人的奢侈	(美)《女士》月刊	112
	“名人替身公司”生意兴隆	《南华早报》	113
	威尼斯的困境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115
	盗窃神像的贼	(法)《世界报》	119
	海湾的卫士——阿曼	(美)《全国地理》杂志	121
	北极熊“入侵”之谜	(罗)《狩猎与钓鱼》年鉴	127
	南国的“土地神”	(日)《NHK新日本纪行》	129
知 识 小 品	意大利最小的城市	(意)《星期日邮报》	131
	手套史话	(墨西哥)《历史》杂志	133
	人和寒冷的斗争	(西德)《明星》画刊	137
	宇宙空间中的垃圾	(美)《展示》杂志	141
	食盐趣谈	(美)《时代》周刊	142
旅 游 风 光	巴拿马记游	(法)《费加罗画报》	144
	美丽的地平线	(美)《拉丁美洲时报》	147
	在神秘的非洲大陆上旅行	(西班牙)《国家报》	151
	非洲人的发型	(苏)《今日亚非》杂志	154
小 说	“东方快车”重驶欧洲大陆	(日)《读卖新闻》	156
	绑架者是谁?	(美)达·汉密特	157
漫 画	100、101、102、103		
其 他	制裘巧匠之乡(12) 自由翱翔的“超轻型飞机”(69) 橄榄球诞生于足球场(91) 没落贵族的生意经(120) 狗满为患的西柏林(150)		
《世界之窗》总第1期至总第21期(1979—1982)目录			

冰花

〔日〕中田庆雄著

柯 文译

今年4月，日本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常务理事中田庆雄写的自传《冰花》。书中叙述他在少年时代被侵略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派到东北当炮灰。到了中国不久，日本投降，他被中国人民收容，当过农民、工人，并且上了大学。1958年他回到日本，积极从事日中友好的工作。

这本自传之所以取名《冰花》，作者说冰花表示在严寒中有温暖，在黑暗中可以看到光明。

本文是这本书的摘译。——译者

前 言 离 开 故 乡

京都是日本古老的京城，从古代到明治维新，是受中国文化艺术的影响繁荣起来的。从京都市内乘汽车到美山町和京北町交界的地方——深见岭，约需一个小时，笠岭的隧道铺上柏油马路之后，更加宽广，使美山町和京都市更加靠近了。地处丹波山区的美山町，自古以来，即以松菇和栗子闻名于世。天然的地理形势把深见岭作为分水线，使京北町一边的河流，经过瀬户内海，流向太平洋，而美山町一边的河流注入日本海。

美山町林业很发达，从明治时代以来，养蚕业盛行，村中人努力于日本工业的近代化，热心于教育。

同流向日本海的由良川相反，有名的保津川，汇集了溪流，往南流，流经岚山后，叫作桂川，和淀川合流后，注入瀬户内海。

这个和古都相连接、被丛林所包围的山村，也毫无例外地被卷入昭和初期加速进行的战争道路上。那些在农村中经受锻炼的年轻人，是最合适的征兵源泉。政府用一张“红色明信片”让他们陆续应征入伍。

在美山，当时小学毕业后，要么进中学，再进师范学校，要么在高小毕业后，进府立农林学校，这是求学的途径。但那时的教育说那个战争是“圣战”，给少年的心灵里以深刻的影响，学校号召有志气的青年走向天空、海洋和大陆。热心教育的老师们，经常动员学生参加“开拓青少年义勇军”，不断鼓吹只有这条道路才是“为国为民”的最光荣的道路，我们十四、五岁的少年，根本无法体会和判断战争的性质以及到国外去作战的严重意义，他们纯洁的心灵被打动了。

我下决心要参加“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回家和妈妈一说，妈妈流着眼泪反对。爸爸早已去世，留下三个孩子全靠妈妈抚养，正当我这个长子小学刚毕业，就要到外国去，而且到战云密布的“满洲”去，太鲁莽。第二天，妈妈找学校班主任去回绝，可是那些把战争看成是“圣战”的老师，反而把妈妈说服了。

和平的代价

我所属的“开拓青少年义勇军”京都中队在京都府收罗了二百二十多人。1945年2月5日，开进茨城县内原训练所。经过三个月的特别训练。当时战争的形势已经危急，美军的B29飞机不断空袭。我们经常集合在野外的大广场上，听加藤完治所长讲话。

京都中队在5月4日得到命令从内原出发，它是当时全国四十八个道府县中队内第一批出发的。根据材料，从昭和13年(1938年)1月发表“招募纲要”以来，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为止，八年中间从国民高等小学和中学里，一共募集了八万六千五百三十人，送到中国东北地方。我们是最后的最年轻的一批。当火车从京都站的月台出发时，到处听到人们啼哭的声音。看到向远方摇手的母亲的脸，叔母的脸，先

生的脸，变小了，一直到看不见，我在火车的窗口上挥动帽子。

从九州博多港上船，飘过玄海，经过朝鲜，坐了长时间的火车，5月13日到了黑龙江勃利训练所。

日本投降

进了训练所以后，每天训练很严格，可是不到三个月这里也变成了战场。我是1930年11月出生的，当时满十四岁，同期的同学也是十四、五岁。

松本所长骑着马，训练所本部的领导干部都走在前头，率领了一千五百多名训练所学员，不断向南，向牡丹江，不分昼夜地行军。我们一年级学生在最后，拚命追随。白天行军要暴露目标，很危险，因此改为白天在高粱地里睡觉，夜晚行军。有病的和身体虚弱的都掉了队，不知去向。

到了林口附近，到处都发生了火灾，苏联的机械化部队开进来了。知道情况危急城里是不能住了。立刻改变方向，绕过林口南边的河口，进了山。

8月15日天皇广播演说，宣布日本投降，苏军进入全东北，这些事我们全不知道。为了逃脱，即使在白天，也走在黑暗的密林地带。累了就地上躺一会，饿了就采果实。

我们从山岗走向山谷，从沼泽地带走向草原，半路上有人说到哈尔滨安全，因此改变方向，向西去。8月下旬的小兴安岭是雨季，又没有粮食。把带来的马匹宰了，分给大家，我们是最低年级的学生，分不到什么。由于饥饿和疲劳，我们挣扎着前进。

好不容易到了一面坡，已经是8月底，离哈尔滨还有一百公里。但是据说哈尔滨也有了苏联红军，我们也不能去了。

于是又回到牡丹江方面去，在二道河子一带徘徊，我们拖着疲劳瘦弱的身子，又经过两个星期的行军，在九月中旬到达了宁安。

从四周的情况判断，日本是打败了。到了夜晚，听见初秋的虫声，遥想故乡的秋天，不胜感慨，山百合已经吃光，袜子破了，脚上起了血泡。

最后，终于派几个人下山，调查真相。得到的消息是，日本已经于

8月15日战败，活着的关东军几乎都成为苏联的俘虏。

在山区比较平坦的地方，全体集合，松本所长，各中队长以及其他没有离队的干部站在前面。教育部长说：“祖国日本终于战败了。‘满洲’全部军事行动已经终止，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老是蹲在山里是死路一条，因此决定忍气吞声地下山投降苏军。指导部将根据国际法要求适当待遇，但是如果受辱，就洁身自尽。”说得声泪俱下。幸亏同苏军办交涉时，有中国的村长作介绍人。

我们举着白旗下山。到了10月10日，北满气候很冷，原野上布满了霜。此时，日本军队有关人员，警察之类的，以及义勇队干部，十九岁以上身体健康的，都被苏军带到西伯利亚去了，留下的就是我们这批学生。

我们反复向苏军说明我们是学生，是非战斗员，终于获得释放。有些懂得日本话的中国人告诉我们，从图们南下，到朝鲜的清津，就有船到日本。但是我们这里既无汽车又无火车。因此，鞭策着衰弱的身體沿着铁路线南下。到了晚上就住宿在倒塌的围墙边。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幸亏走进秋收已毕的中国人的村子时，他们对我们这些又饿又冷的青少年，总是亲切地招呼我们住宿，还给我们吃的。真是雪里送炭。看见无辜的少年，有些中国人要我们留下来。

走了十天，好不容易走到靠近图们的汪清。

可是命运是何等奇怪！到了汪清，又给苏军俘虏了。给他们看上次收容所发给的用俄文写的释放证明书也无用。结果证明书被没收了，苏军把我们带到延吉。这样在11月初，我们被关在延吉的俘虏收容所。

从勃利训练所出发时，一百八十名京都的学生，到了延吉，只剩下了三十名左右。

天亮了，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就是逃走。可是如果逃不出去，那真正是死路一条。我偷偷地对最可信任的朋友井口君说：“我要逃走，在这里反正是死路一条。”

但是逃出去之后，到哪里去呢！

我想到中国人家里去。我们是日本农民的子弟，中国人也都是农民。我们在白天，寻找出逃的门路。前门、后门都有岗哨，周围有围

墙，上面布着铁丝网，四个角有了望楼。走到东北角的岗楼，看见四面的窗有很粗的铁棍挡着，相隔很近，可是有一处，铁棍弯向上面，间隔比较宽。“好啊！有办法了。”这里可能就是以前的犯人把铁棍撬开的。

午夜三时，我把井口君叫醒，假装解手，走出去了。整个收容所，静悄悄的令人可怕。蹑手蹑脚地走上东北角的了望楼，把白天准备的绳子系在铁棍上，沿着绳子滑下去。空隙不大，恰恰能钻出去。绳子太短，半路上是跳下去的，在黑暗中根本辨不出方向。我们爬到河边，就拚命往前跑。后来一想，越是跑得快，越会引起人们猜疑，于是就改为走了。

天快亮时，走近一个村落，从收容所逃出来，是成功了，我的生命有了转机。当时是1945年12月冬天的清晨。

赵家的恩情

在严寒中，过了一个年关。我每天到街上卖纸烟过日子。1946年2月，传说义勇队员还要集合，但今后如何办，谁也不知道。……想来想去，还是到中国农民家里求生路。

1946年2月中旬，我走到延吉东郊很远的一个村子。走到一家有围墙的农户门前，对一位老人做手势，意思是说我能干活，请给饭吃。不久出来一名二十来岁的年青人，多少懂一点日本话，他让我进去，用笔谈说了姓名和年龄。

这位年青的主人叫赵金，在战争期间，好不容易从牡丹江跑回家的。后来，他告诉我，从他本身的经历着想，下决心要拯救我这个日本少年。到了傍晚，这一家因为来了我这个日本人，大家都聚在一起。在吃饭的时候，年青的主人对全家说：“今天有一个日本少年到了我们家，在战争情况下，他无路可走，愿意帮我们干活，直到可以回日本的时候。这个少年很可怜，家里还有母亲，姐姐，弟弟。日本在战争中糟蹋中国十四年，可是这不能怪这个少年。要把他看成是兄弟。”当时我听不懂，是后来大家告诉我的。

赵家人口多，由于战争，物资短缺，生活很困难，衣服、房屋也只能避寒。可是高粱、小米、玉米等杂粮很充裕，能吃饱饭。而且，这

一家人很热情，叫我“日本小孩”。赵家有三姊妹，淑珍十八岁，桂珍十七岁，玉珍十四岁，我和她们也一天一天熟悉起来。

赵家是祖父那一代从河北来关东的，在这里从事农业，开荒。世代很勤劳，会种地，在当地有威信。对于孩子们的教育很热心，让他们进城去学习，在农村算是相当有知识的。

后来一家人逐渐叫我“小中田”，他们一家生活不宽裕，但是对我却很温暖，很照顾。一家人勤勤恳恳，充满了笑声和孩子的歌声。

望 乡

冰融化了，暖风吹动流云，柳树冒出新芽，大地回春。我摆脱了饿死，冻死，私刑拷打种种厄运，得到中国人的援助，活到了今天。在这个长白山下，每日放猪，没有一天不怀念遥远的故乡。

八路军来了

到了初夏，田间忙于除草，要把地里的草除干净，又不能损伤作物。这个劳动，在训练所学过，加上赵家热心的指导，我也很快学会了。农作完了，将近傍晚，就带马出去放牧。有一天，正在放马时，忽然有一群马匹跑过来了。我以为是苏军，可是骑在马上的人，服装颜色不同。这些人逐渐靠近了。我穿着中国衣服放马，会说中国话，因此，我一点也不恐慌。

走在前面的年轻的士兵，下了马，说道：“老乡！我们是八路军，到这里来放马的。”他问我姓什么，我回答：“姓赵。”八路军的名字我曾听到过，知道是从延安、华北和山东来的。

在年轻的士兵身后，走出来一名中年人，腰上挂着手枪，似乎是队长。他说，他们出来放马，天黑了，回不去了，问哪里可以过夜。我第一次见到八路军，只见他们服装很干净，穿了布鞋，山东口音，很和气。

能不能把这些人带到赵家去我有些犹豫，可是我说了姓赵，不能翻悔了。考虑的结果，还是把几名八路军带到了赵家。

赵家的人没有意见，军民之间有鱼水之情，年轻的诚实的八路军就住在赵家。妇女们高兴的做了晚饭招待他们。

赵家的人和八路军谈到深夜。

每天早晨扫地是我们工作的开始，天一亮，我们在扫地，八路军的士兵和队长也来了，他们也拿着扫把。打过招呼之后，一起带马出去放牧。把马放在草原上，人坐在地上，八路军的队长就走过来问我：“你是日本人吗？”我吃了一惊，心想终于暴露了。

但是队长的态度始终很温和，甚至带着微笑。我放心了，回答：“是的。”听他说“你劳动得不错”，我更加松了口气。他说：“怎么样，跟不跟八路军走？”我说：“我原来是学生，在赵家劳动，想早日回国，家里还有母亲。”

八路军的队长点点头，接着谈了些别的事情。早晨的雾散了，这天早晨的风特别凉爽。

八路军的士兵们夜晚住在赵家，白天放马，这样过了好几天。有时大家围坐在院子里，队长念学习文件，然后大家交谈。我开始感到这个军队不可怕，非常容易接近，逐渐感到时代在变化。

由于国家教育的错误，受到恶劣影响，私刑杀人的日本义勇军，和这个八路军相差有多远！八路军队长对士兵是平等的，对农民态度和好，对我这个日本人也是和和气气的。穿的服装干净、整齐，他们每天和老乡一样，吃的是高粱米，晚上就和农民睡在一个炕上。一早起队长就领头扫院子，决不和妇女开玩笑。这些人富于人情，赵家和我都和队长、士兵很亲近。他们对我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决不拿民众的一针一线等等。

八路军走后，过了几天，突然有一天副队长和士兵又到赵家来了，这回是来归还粮食的。他们用马车装来几口袋高粱。赵家说，都是一家人，不肯收。可是对方说，那是纪律，不能白吃老百姓的东西。还留下一袋小米，作为菜金和住宿费。我和赵家的人一起，走出门外，欢送这批年轻的八路军，一边向他们挥手，一面感到心头热乎乎的。

忍 耐

延边地区夏天热，白天气温达四十度，在水田里除草时，上半身被太阳晒成紫红色，可是傍晚下了雨就很凉快。

到了10月，传说八路军统治地区的日本人也可以通过国民党统治

地区回日本去。我心里也是想早些回去的，可是究竟能否平安回国，毫无把握。赵家的人也替我担心，要我出去打听消息。我考虑结果，想起妈妈和老师的话“要有耐心”，冬天来了，春天也不远了。我再忍耐一冬，什么事情都要好好学习一下。

秋收结束，下了霜，又是一个严冬，妇女们忙于做棉衣。当时比我大两岁的桂珍替我缝了一件棉衣，说是她父亲交代的。一针一线，充满了友情。桂珍是小个子，圆脸，很勤快，她做的棉衣很暖和，深切感谢她的恩情。

到化学工厂去

春天又来到大地，村子充满了生气。在延吉市郊外，遇见了张大爷，他沿着朝阳河在撒网捕鱼。张大爷说：“延吉的河南将建设化学工厂，有日本技术人员帮助工作，你会讲中国话，如果愿意，我有人认识，可以介绍你去。”

我迫切希望会见好久未遇见过的日本人，在工厂也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因此，动了心，想进工厂去。回家就同赵家商量起来。

赵家的人认为我劳动得很好，而且相处得象一家人一样，要离别很留恋，可是长期留在农村，对前途没有好处，他们赞成我去工厂。

我决心进工厂，经过张大爷的介绍，我先见了工厂的王先生，他又介绍我去见日本人副总工程师，并见到负责人事的中国干部。

我和赵家的人分手，赵家说，“你有困难，任何时候都可以回来。”

当时，中国发生了国内战争，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正自南向北进攻，企图攻占东三省。

八路军是在1945年冬天进入延边地区的。在城市和农村中成立组织，扩大部队。在土改中，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在城市里恢复了生产。

延吉化学工厂，利用了旧的厂址，计划生产化学制品，汽油，灯油，机器油等等。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发展生产、安全作业、提高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注意教育，保证生活的安定。厂长贾承烈以及好多干部都是八路军转业，他们很好地团结日本技术人员和中国技术人员，尊

重民族习惯，倾听专家的意见。工人和职员都齐心协力，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我和中国青年一起进夜校学习。

到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新中国的建立使亚洲的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53年春天，新中国成立以后，日本人的回国开始了。中国红十字会同日本红十字会、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日本和平委员会三个团体签订了协定。我受省人民政府和工厂领导的委托，协助日本人办理回国的手续。

到7月底，包括边缘地区的日本人在内，吉林地区日本人回国问题大体结束。他们同中国友人告别，心里充满回国的喜悦。中国政府为他们举行了欢送宴会。

我接受了领导者的劝告，到上海进了大学。

良 师 益 友

复旦大学在上海的东北郊，是一个有名的综合大学。五十年代的复旦大学，为了培养新中国的建设人员而努力，教授和学生都充满了研究和学习的热情。

我进了“中国语言文学系”，教师是胡先生，江苏人，是典型的江南学者。

至于我，从农村到工厂，都是边工作边学习，现在有专门学习的机会，真是久旱逢甘雨。我拚命听讲，看参考书，只要有时间，就进图书馆和书店。我为了加深研究，写了一篇《试论汉语语法》，得到胡先生亲切指导，他看到一个日本学生用中文写中国文法，非常高兴。

祖 国

光阴如箭，1958年7月，结束了在中国的十三年生活，经过天津，回到了日本。7月12日清晨，船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在平静的东方地平线，太阳放出鲜艳的光芒，这时，船开近了山口的海面。我登上甲板，高呼：“看见日本了！”祖国，相别十三年的祖国，我是多么想念呀！

回想起来，在那战争的动乱中，同祖国分别十三年，在战争过程

中，我们被当作炮灰、被抛弃。幼稚无知的我，所以能忍受一切苦难，在死亡线上挣扎，给我力量的就是被郁郁葱葱树木包围的日本；是留在故乡门盼望的妈妈；是樱花；是新绿、红叶、白雪、四季分明的京都；是清澈的由良川和保津川；对那里勤勉劳动的善良村民的爱慕；是中国人民温暖的心。我看到了祖国的海岸，禁不住热泪横流。

7月13日，妈妈、姐姐、弟弟和亲戚都到京都府舞鹤港来接我。7月15日，回到老家美山。走上阔别多年的故乡的土地，同学们和我紧紧拥抱，外祖母流着眼泪，抱着我。

回到祖国，看见日本在废墟中获得新生，心里非常高兴。可是一方面高兴，一方面也忘不了一起远离故乡、在前线战死、病死的难友。战争吞食了京都百多名无辜少年的生命，我想起葬身异国的学友，为了他们，我也必须投身于和平日本的建设，为日本和中国的永久友好尽一份力量。

但当时，日中之间邦交还未恢复，日中贸易也中断了，形势是严重的。

我在京都，做印刷方面的工作，同时举办中国话讲座，参加日中之间文化和人员交流。中国电影、戏剧、青年、妇女、工会、医疗代表团来日时，我替他们当翻译并且接待他们。

我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负责光学、农药、农业机械、化学等方面的工作。

万里晴空的北京

自从1972年，日中两国建立邦交以后，盼望已久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终于在1978年8月12日签订了。9月1日，中国方面十一个团体举行庆祝会，日本方面有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藤山爱一郎等先生参加，他的致辞是由我翻译的。当藤山会长说到：“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简而言之，就是日中两国一致为维护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以及世界和平努力的宣言。反对霸权主义的呼声，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说到这里，台下一片掌声。藤山会长还对周恩来总理表示怀念和感谢。当祝酒时，邓颖超副委员长连声说：“好！好！”这时我想起了周恩来总理，他在艰难的岁月里，冷静地分析形势，多

次会见我们，商讨发展友好的道路。

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访日，交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使两国政府、两国人民的友好气氛在全国范围内，有了新高高。

尾 声 再次会见亲人

1980年8月，我陪同经济贸易访华团访问吉林，8月底，为了促进和延边地区的经济交流，访问了延吉。州政府安排我和赵家的人见面。

相隔了三十年，又看见了帽子山，又看见了清洁的朝阳河。赵家的女儿、儿子，在学校、公司、工厂工作，他们住在城里，有的还在外地。

赵家的老人已经七十六岁，和最小的儿子一起过。他见了，我，充满了泪水，只说：“你来得好，妈妈身体好吧！”往后就说不下去了。

我向他报告分别以后三十多年的情况，他说，“你从小就爱劳动，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老人显得很高兴。

在这里，日中两国普通人民的交流心心相印。玉珍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对往事记得最清楚。她准备了一些小菜和酒，让认识的人都来相聚，当他们听说我正从事日中友好事业，都很高兴。

1981年1月，在东京、横滨、大阪、京都四个城市，举行“中国景德镇陶瓷展览会”，以杨尚奎先生为团长的代表团访问了日本。

中国人大常委委员杨先生年逾七十，精神很好，他对日本农村的复兴，很感兴趣。

1月16日，代表团来美山町访问，正好下大雪。美山全镇的人，包括镇长，镇议会、森林工会、农协、渔协、商工会的负责人和职员，还有儿童，都出来排队欢迎，召开了欢迎会和座谈会。杨先生对于美山町农林畜牧业的发展，很感兴趣。

预定的日程结束后，代表团说要到我家看望我妈妈。我妈妈把我们的亲戚中那些老太太也请了来，准备了点心招待。

杨先生说要了解农村的生活，从一楼看到二楼，然后大家围着炭盆坐下。

这一天，妈妈也穿得特别整齐，对杨先生说道：“请把日本农村老太婆的心情转告给中国的各位。”又说：“我的儿子承蒙你们照顾！”深深的低头致谢。这些话都不是别人教给她的，这是她发自内心的日本母亲的真情流露。

大家沉默了。

过了一会，杨先生说：“中田先生是中国的老朋友，为中日友好事业努力，你生了个好儿子，谢谢你。”

这时雪已经停了。这一带是洁白的银色世界，在这个房间里的友情，也象雪花一样的纯洁，清白。

希望日本与中国和平、友好的愿望充满在这个日本穷乡僻壤的老百姓家里。

制裘巧匠之乡

在马其顿山脉树木繁茂的丛山峻岭之中，公路蜿蜒着向上爬升。出了山口，视界豁然开阔，卡斯托里亚城映入眼帘。这座拜占庭时代的优美城市是世界著名的皮货生产中心。

五个世纪以来，皮货业使得卡斯托里亚城欣欣向荣。今天，这座二万居民的繁华城市向三十一个国家出口毛皮衣，收入达一亿多美元，占世界市场皮货批发销售量的百分之十。许多住户的门前都晒着毛皮。

一个巴黎皮货商说这里的人都是魔术师。那么，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吸引人呢？众所周知，大多数的毛皮衣服是用整张兽皮做的。可是，卡斯托里亚人的制作方法截然不同。他们从世界各地的毛皮裁剪工场收购一百万公斤形状不同、尺寸不一、颜色多样的边角料，经过挑选，拼配成长230公分、宽115公分的毛皮片料，然后用来制作成衣。这样制成的皮大衣，价格低廉，只有一般皮大衣价格的一半。所以，在皮货制造业上，卡斯托里亚城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向平译自《读者文摘》法文版）

麦肯罗：又喜又恨的冠军

美国网球选手麦肯罗被国际体坛评为 1981 年最优秀的运动员之一，他在去年的温布尔顿网球赛上，结束了瑞典选手博格历时五年的统治，成为自 1969 年澳大利亚人罗德·拉弗以来第一个在同一年内赢得美国公开赛和温布尔顿赛的人。——译者

有一天，约翰·麦肯罗正准备和杰米·康纳斯一起进行美国公开赛的赛前练习。陪伴他们在球场上进行练习的有一小批观众和每天在附近纽约机场惯常起飞降落的飞机。由于这些飞机常常使麦肯罗感到不快，他就在练习时把球瞎打一起。有一次，他使劲把球高高地击往空中，仿佛想把恼人的波音-727 打个窟窿。还有一次，他停了下来，仰着脸，怒气冲冲地朝天空嚷嚷：“住口！”小约翰·麦肯罗是温布尔顿网球冠军和美国网球冠军，也许还是目前世界上最伟大的网球运动员，他看来是当真的。

在球场上大发脾气

这就是麦肯罗的方式。在一流网球选手的狭隘世界里，他可能称霸世界——既是弗拉坚硬



地球场，也是温布尔顿草地球场的霸王。1981年夏天，他几乎是一球一球地从博格手里夺得了冠军。但是，这位二十二岁的纽约球星并不和蔼可亲，他时时发怒，不想在网球王国里企求和平。

这位年轻人的落点打得可谓天衣无缝，把这门艺术提到了高度的水平，只是常常在球场上大发脾气，玷污了他的卓绝的表演。他的轻击和旋转技术等于是变魔术，即使在巨大的压力下，甚至能使抱敌对态度的观众着迷，但是他一见到陌生人就害臊。

麦肯罗的复杂的性格也许是虚幻的。了解他和喜欢他的人说他具有纯朴的品德：为人谦虚，喜爱打闹，慷慨大方，对朋友忠实。不喜欢他的人则是另一种说法：不管网球界和记者等对他有什么期待，他总是做他自己乐意做的事。但是，在他的拥护者，甚至一些对他抱有敌意的人中间，可以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不管怎样，麦克表里一致。”

他的真诚和脾气一样真实

在观看麦肯罗在美国公开赛上进行卫冕的比赛时，这句话也许是值得回味的。麦肯罗作为六十年来第一个连获三届全国冠军的运动员而在美国网球史上占有新的地位时，可能使人震惊、愤怒、迷惑。但是，不管你是爱他或是恨他，你所看到的却是一个真正的、没有一点虚伪的麦肯罗。不管是好是坏，他的真诚就跟他的脾气一样真实。

因此，有一点可以肯定，麦肯罗不会突然修改自己的举止，去迎合那些认为比赛网球应该成为绅士们的娱乐的传统派。

批评家也许会提出疑问：仅有一年大学年龄的二十二岁青年能够如此自信地判断他周围的人的糊涂事吗？答案就在于麦肯罗的简单的处事方法上。他紧紧地抱着有选择的小圈子里的好友们不放，这个小圈子包括自己的家庭，少年时代和网球场上的朋友，以及在喧闹的欢呼声中不注意他的行为的一小批新闻记者。笔者由于最近写了几栏报道，被排除出这个小圈子。因此，当《新闻周刊》上星期送给他时，他的反应与他本人相符。

麦肯罗追问道：“你们怎么可以在没有得到本人的同意就把一个人放在封面上？”他还问：“你们想知道什么？老一套？有什么两样？”停